



从维熙

长篇小说卷

从维熙文集 ④

酒魂西行

Collected Works of Cong Weixi

从维熙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酒魂西行/从维熙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8.2

(从维熙文集)

ISBN 978-7-5559-0549-3

I.①酒… II.①从…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
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4953 号

酒魂西行(JIU HUN XI XING)

选题策划 陈 杰 杨 莉
项目统筹 张 娟 杨 莉
责任编辑 张 娟
书籍设计 吴 月
责任校对 殷现堂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62 000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4

目 录

酒魂西行

序____3

引言____5

一、肉贩____6

二、鬼戏____19

三、赎妻____27

四、陨落____40

五、诞生____46

六、连环套____54

- 七、猫咪咪____ 67
- 八、鼠吃猫____ 83
- 九、过河卒____ 97
- 十、空姐梦____ 113
- 十一、玫瑰花谢了____ 131
- 十二、钞票变冥纸____ 147
- 十三、偷驴的与拔槲儿的____ 158
- 十四、死鬼做媒____ 173
- 十五、酆都城夜话____ 184
- 十六、“武大郎”换妻____ 194
- 十七、办事处遇“鬼”____ 217
- 十八、鬼戏人____ 230
- 十九、人戏鬼____ 256
- 二十、“月下老”离婚____ 271

附录 古今酒话十九章

- 酒祖之考____ 283
- 酒功 酒过____ 287
- 帝王与酒____ 291
- 官人与酒人____ 295
- 酒中情缘____ 299

杯中传奇	303
圣贤酒歌	307
文人酒嬉	311
女人酒韵	316
人鬼酒话	320
酒醉台北	324
茅台情话	328
独饮	333
秋日酒歌	338
酒威	342
酒魔	344
酒嬉	346
嗜酒者言	348
对酒当歌	351

酒魂西行

序

当前,世人都叫喊活得很累,作家每日伏案写作,当属累中之累了。

也许是为了寻找一点轻松,我一转昔日沉重的文学风格,写出带一点荒诞和幽默味道的《酒魂西行》来。小说分列开来,是独立成章的短篇,组合起来则成为一部描写市井生活的长篇小说。酒魂行踪无迹,飘忽于人世舞台;因其是来无声、去无影的隐形人,人生舞台上的杳杳晃晃皆出现在酒魂的视野之中。此种切入生活的手段,给作家提供了不少自由和方便,因而大千世界中悲欢离合、人间万象的嗔喜百态,可以轻松地涉猎于酒魂的感悟之中。

此部小说曾陆续在上海《文汇月刊》、台湾《皇冠》以及南方《花城》、北京《十月》等刊物发表。台湾《书讯》曾著文评论,说此小说颇似昔日漫画家丰子恺先生画过的《五元的画》。“丰子恺先生让五元纸币走家串巷,以此窥视人生;从先生将精灵之魂附于酒液之中,实属绝妙联想”,云云。对此美誉,笔者不敢承受,笔者所以涂抹了此部小说,初衷不过是想寻找一点轻松而已。

小说全部完成之后,通读全稿时感到的不是轻松。我想,这非作家胡思乱想,而是社会生活辐射于笔锋的结果。为志此次入俗的轻松

之旅,写此自序存念。

1995 年 3 月 16 日于北京

引言

众位看官,古代哲儒早有箴言喻世:爱甚勿至痴,至痴必受害。赌徒贪财死于钱眼,蜜蜂好色醉死花丛,文人祸起笔下诗文,忠良将相殒命于谏。看官们如果觉得笔者出言无据,却看一桩桩一件件的事例:赌徒输钱而铤而走险、杀人害命而导致走向刑场者不计其数,无须笔者细言;那奸诈好色的西门庆,最终因纵欲无度,正青春时折了性命;那狂癫如济公的金圣叹,去哭那明庙干甚?为甚他不吟唱大清皇歌?结果仰天长笑断头于鬼头刀下。至于那些以拯救国家社稷于水火的改革忠良,如积极变法的商鞅,终因遭群奸谗言,而被五马分尸。

一、肉贩

一只手背上有许多好看的小窝窝的姑娘纤手,把俺哥儿俩从“后门”拿了出来,她把俺哥儿俩捆绑在一根肉色塑料绳上,瞥了那管理仓库的老头一眼,就提着俺哥儿俩匆匆离开了这个商店的库房。

这回,俺哥儿俩算是见了天日了。俺说:“老哥,这是啥地方,咋满街跑房子?”

“老兄弟,那是汽车。”

“咋还有这么密的鸽子笼?”

“那是居民楼的阳台栏杆!”

“哟!那女的咋露出半截奶子?”

“少见多怪,那是电影广告。”

“要是娃子上去吃口奶呢?”

“我的老兄弟,那是画上去的假奶子。”

“为啥偏去画它?”

“你为啥偏去看它?”

“嗯……嗯……俺不去看了,俺不去看了!”

“古人有云:目不斜视。”

“那你不也瞅了吗?”俺不服气。

“你问咱,咱才瞅的。”俺老哥正经八百地答道,“老兄弟,告诉你

一句实话吧,这玩意儿我瞅得多了。俺原来是城市郊区凉水河边的一秆高粱穗子,每到星期六总会看见一些道貌岸然的男男女女来河边幽会。老兄弟,你是山旮旯里一棵矬子高粱,被送到俺杏花村酒厂,加温成酒曲之前,只看见过山谷间的窄窄一线天。对了,你在山洼洼的高粱地还许听说过家雀子叽喳吵架,高粱垄里野山猫闹春。要不,干啥你喊咱老哥哩!当老哥的就要比老弟懂得多。”俺算服了俺老哥了,连连说道:“老哥你说得对。”

“你知道咱这位女主人是什么人吗?”他开始考问俺。

“走后门的。”

“这还用你说!”

“她是个女人。”

“是姑娘还是媳妇?”

俺仰脖又看了看她那只白嫩的手:“像个姑娘。”

“叫你蒙对了,但是不全面。”

“为啥?”俺好生不解。

“刚才她拿塑料绳捆绑咱哥儿俩的时候,你瞅见没?她那无名指上戴着一个白金戒指。”俺老哥诡秘地和俺咬耳朵,“戒指戴在这个指头上,说明她已经订婚了;既然跟男人已经订婚了,就难保她还是个水灵货了。”

“俺听不懂你这话的意思。”

“唉!土老憨。算了,听不懂就别听了。”

“俺不是在向老哥讨教吗?”

“不说这些啦,省得你学坏!”

“俺明白了。”俺对俺老哥说,“你是说她也像野山猫一样闹过春了?”

俺老哥只是低声笑个不住,却不作答。

这下,可勾起了俺的好奇,俺不禁仰起脖子,朝那姑娘……女人……姑娘——管她是姑娘还是女人哩,反正俺瞪圆眼睛,又看了看她那只手。像挨了雷劈电打一样,俺立刻低下头来,连忙对俺老哥说:“今儿个是腊月二十三,在农村是用糖瓜祭灶的日子。虽说小年过了离大年三十不远了,可是天还是冷得吐口唾沫就成冰。老哥,这冷的天,刚才俺本想看看她的手,哪知道一仰脖却看见了白藕节似的胳膊,一直看见了她胳肢窝下的黑毛!”

俺老哥脸儿尽管板着,可是眼珠子还是向上翻了翻。他盯看了老半天,笑吟吟地对俺说:“这女人着实有点意思,外边穿着时髦的紫红色羽绒长大衣,左胳膊弯挎着玫瑰色小挎包,右手提着咱哥儿俩,高跟鞋咯噔咯噔地响,走起路来像踩着弹簧;可是羽绒大衣里边,毛衣袖口都开了线,贴身小褂不贴身。俺看,兴许是毛驴拉下来的粪蛋儿,外面光滑,里边净是些乱草末儿哩!”

“她为啥当这样的绣花枕头?”俺不懂便问。

“……”俺老哥居然叫俺给问住了,他结巴了半天才说,“大城市里有的女人,都只顾脸盘儿俏。这女人,兴许就是那号人吧!”

“俺不信。”俺说,“俺原是棵山沟沟里的红高粱。紫红的脸膛,油绿的身子,宽大的叶片。这是俺本色,何必去卖俏呢?”

“你是植物,人家是动物。”俺老哥说,“不仅仅是动物,还是万物之灵呢!再说深了,你根本不懂。”

唉!谁让俺是土坷垃里钻出来的一颗小小高粱籽呢!俺着实在不懂这人世间,为啥有这些要脸蛋子光、不顾屁股沟子丑的姑娘……女人……俺老哥看俺低头不语,就开导俺说:“老兄弟,用不着你胡思乱想,她是个么还是个六,待会儿你就清楚了。”

“那为啥？”

“你看，她不是提着咱哥儿俩上楼梯了吗？俺估摸着她把咱俩从后门弄来，深知名酒来之不易，不会轻易打开瓶儿，把咱哥儿俩喝掉。过小年离过大年还有七天时间哩，咱俩要是命大，可以把她看个底儿朝天——”

“咚”的一声，俺哥儿俩的头撞在了楼门上。疼也只好咬牙忍着，谁叫俺哥儿俩是被人家提在手上的玩意儿呢！只要她手上那根塑料绳不断裂就行了，要是嘎嘣一断，俺哥儿俩的酒魂和装着俺的玻璃瓶儿，都飞向阴曹地府，俺哥儿俩在人世间的时间就太短暂了，岂不冤枉到顶了吗？

进了楼房，俺被放在一个三面木头、一面是玻璃的橱子里。俺老哥悄声告诉俺这叫酒柜。还算俺走运，透过酒柜玻璃能看见屋里的一切。迎面是铺着厚厚垫子的软炕，俺老哥纠正俺说：那叫席梦思床。席梦思床旁边的玩意儿我认识，那是个梳妆台，那姑娘……那女人……把俺哥儿俩放进酒柜后，脱去她那件羽绒大衣，就去照镜子。是北风刮的，还是脸上擦着胭脂？反正她的脸粉嘟嘟的，就像山洼石缝里开着的山桃花。她一笑，把俺都吓呆了，她两排牙是那么光亮，就像是玉米棒上刚刚灌足了浆的嫩玉米粒儿。然后，她侧过身来左看右看，像是端详她毛衣里的胸脯和紧绷在她瘦瘦裤子里的屁股蛋儿。甭说俺这个乡巴佬直眉瞪眼，就连俺那见多识广的老哥也看呆了。他语声哆嗦着，对俺低声说：“老兄弟，这妞儿的身段还真漂亮！”

我嗓子眼儿有些堵塞，只管“嗯嗯”应声。

“你猜猜她是个干啥的？”

“俺哪有那本事？！”

“兴许是个电影演员吧。”俺老哥噙着牙花子猜测着。

“你瞅见过她演的啥电影?”

“电影看得太多,记串了。”俺老哥说,“……好像在纪录片里,她演过敦煌的飞天,或许在电视上表演过反弹琵琶的彩塑。”

“啥叫飞天? 啥叫彩塑?”

“嘘——”俺老哥突然制止俺再出声。

俺一看,可连气儿也不敢喘了。因为这姑娘……这女人,对着镜子在扒下那件破毛衣,扒下毛衣又脱那件脏儿巴叽的小褂。大冬天的,她要干啥? 俺正屏住气边瞅边盘算,她那白光光的膀子一闪,就走出了俺面前那扇酒柜的玻璃门。俺的心一下像从天上坠落在地上,想继续看看她去干啥。他娘的,酒柜两旁的木板,挡住了俺的眼光。俺只好耷拉下脑袋——算俺没那眼福,算俺倒霉。

老哥看俺垂头丧气,也抱怨开了:“都怨他娘的杏花村酒厂,酒瓶盖儿塞得那么紧,不然俺哥儿俩的魂儿,能从瓶塞缝里钻出去,看个究竟。”

俺顶撞俺老哥说:“你不是说‘目不斜视’吗?”

“俺跟你说实在的吧,对那广告上画的假人,俺目不斜视;对手提着咱哥儿俩进家的这个妞儿,俺两眼像挠钩一样,真想勾出她的魂儿来。看看她的魂儿,是不是也跟俺这酒魂儿这般清爽透亮。”

“老哥,你刚才真没动过凡心?”

“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俺过的桥,比你走的道儿都长。”

“嘘——”

这次是俺制止他再说下去。原因是这姑娘……这女人,在俺哥儿俩拌嘴的当儿,又走回到酒柜前边来了。原来她刚才是去换衣裳,此时梳妆台前的她,已然穿上了一件新毛衣。这毛衣真有点透着稀罕,毛线白得像雪,前胸后背上织着无数的黄色星星和月亮;花衬衫的领

子从毛衣上口垂下来,领口处露出她鹅一样长长的白脖子。俺真是纳闷儿,这姑娘……这女人已经够俊俏的了,干啥还往脸上抹白霜? 特别让俺看不惯的是,嘴唇涂得红红的像刚刚吃了西红柿。

俺对俺老哥说:“瞅!”

“像嚼过槟榔果的嘴!”

“槟榔? 啥叫槟榔?”

“这玩意儿南方人爱嚼它,一嚼连牙床子都染红了!”

“你啥时候到过南方?”

“咱没去过。”

“那你咋会知道?”

“据说,咱祖老太爷去过。俺奶奶告诉过俺:学大寨的年月,到处都到大寨去讨粮食籽儿。俺祖老太爷祖籍虎头山,曾被人带到过南方。可是高粱在那儿不结籽传代,只长空秆秆;咱祖老太爷福分大,被那些打鱼人的手扔在了行垄外边,一阵十二级台风把俺祖老太爷从南方吹回了长江以北的城市市郊,我家就在那儿安家立足了。”

俺越听越觉得邪乎,问道:“那海边啥个模样?”

“没听我奶奶说起过。”俺老哥说,“可是我奶奶对俺唱过一支歌,说这歌儿是我祖老太爷留传下来的!”

“俺想听听。”

俺老哥抖抖嗓子正要开唱,那姑娘……那女人倒唱了起来: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
谁先爬上谁先尝……”

她一边唱,还一边像乡下人踩高跷一样,独自在地上跳起舞来。

“这妞儿不是演电影的,是歌舞团的演员。”俺老哥修正他的判断说,“电影演员只是盘儿亮,没有她这样的金嗓子。”

“她跳的是啥舞?”俺问。

俺老哥突然不言声了。这时,俺才听见有人叩门。俺看那姑娘……那女人,脸上顿时露出惊喜神色,对着镜子笑咪咪地看了自个儿一眼,就兴冲冲地跑去开门。俺哥儿俩情不自禁地把脖子拧成麻花,不眨眼地朝那扇绿门张望着,俺心里想:或许是送她戒指的那个未婚夫来了——那才有戏看呢!

门开了,站在门口的竟然是位老头儿。不但俺感到晦气,似乎连那姑娘……那女人脸上的喜气,也跑了个精光。她骄横地说:

“你……您……来了?”

老头儿已然满头白发,清瘦的脸上带着怒容。他没有搭理她的招呼,两眼只顾打量这间房子里的各种陈设。他盯看了好一阵子,才“笃……笃……笃”地往屋里走来。我的天,原来老者手里拄着一个龙头拐杖,每每发出拐杖和地面相撞的声音时,他身子略略向旁边一歪。俺看清了,老者不是个全须全尾的完人,而是个右腿有毛病的瘸子。俺原是从山沟沟里的一棵野高粱,对面山脚就是老乡开采的小煤窑,俺看见过因为冒顶塌方砸坏了腿脚的窑黑子,他们就是这样一瘸一瘸地走路。这老头儿或许是个致残退休的老窑工吧?可是俺再一瞅那老头儿的气派,就像龙头拐杖上的龙头一样,银须直立,双目瞪圆,一走道连酒柜都簌簌乱颤,老窑工哪有这股子神气?

俺老哥虽说见识广,这当儿也成了哑巴。俺连问两声,他都没给俺个回话。俺第三次问俺老哥:“来的是个啥人?”

“还说不清楚。”

“你家奶奶告诉你嚼槟榔果的事情,俺家爷爷可告诉过俺晋察冀